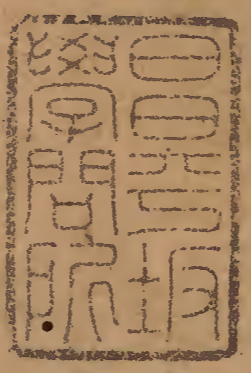


四書因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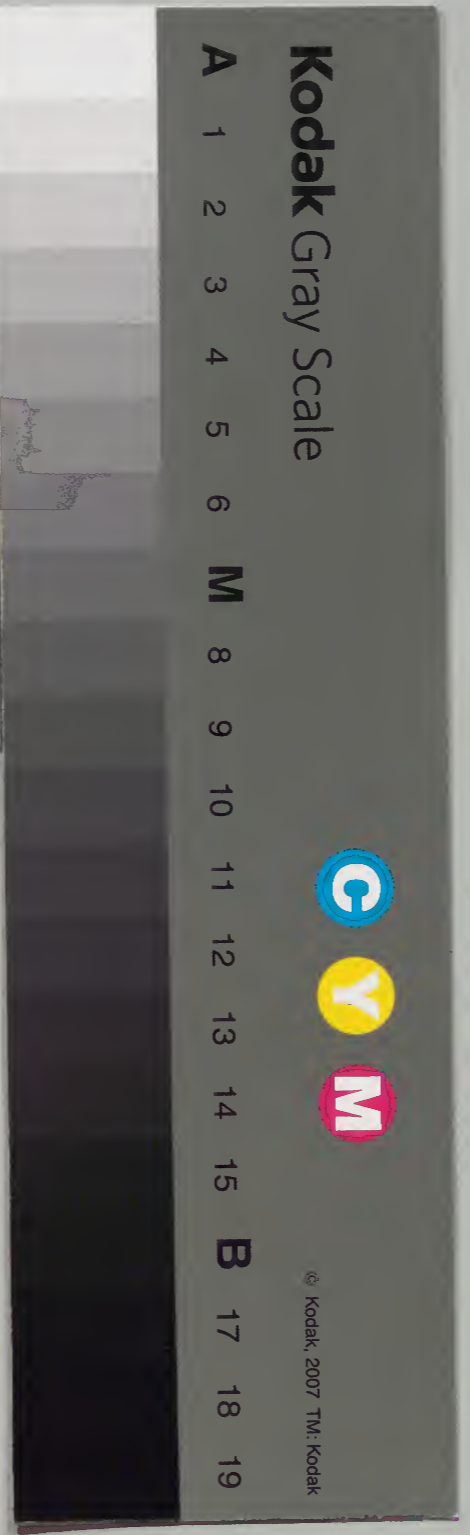
六



漢書門類			
八	五	二	四
一	六	三	四
六	二	四	架

內閣文庫	
漢	八五二四
書	六一四
架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4
冊數	6 (6)
函號	277 49



涇野先生四書因問卷之六 正德初年語

西安府知府門人 穎川魏廷萱會集

藍田縣知縣門人 平陸趙師道校刊



離婁

教問離婁之明以下孟子既言治天下當遵法度又言聖
人心思之政如之何其勿遵之不然不智孰甚焉何以又
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曰惟有仁心仁聞者為能遵行仁政
故耳故人臣之責難於君者責仁政也故曰恭陳善閉邪
者陳仁心也故曰敬恭則尊君如元首欲四海之咸服非

帝堯以庸君小康也敬則愛君如腹心欵萬理之皆備不止擴其善念美意也故是章之旨君道在仁智臣道在恭敬

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其五帝之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而民無所措手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至治太和難乎曰只是個仁則難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

思敬問聖人人倫之至者矣在乎曰仁而已矣是故堯舜之事君治民不外乎此幽厲之身危國削惟反乎此耳王標問三代之得天下章如何先生曰天子不仁諸侯不

仁是承上意推之以至於卿大夫士庶人俱有不仁之禍見為天子諸侯者不可以不仁也

思敬問孟子既以天下得失國之廢興論仁又言卿大夫士庶人以下者何曰舉小以見大也小則有宗廟四體者且不敢違仁况於天子諸侯乎可不懼哉

應賜問孟子於恒言奚謂乎曰聖賢之心雖微言不畧也夫孟子以人言天下於國之先言國於家之先非其序也又遺其身而弗及非其本也故序而究言之耳朱子言韓退之言誠正而不及格物為語焉不詳擇焉不精然則孟子何以并誠正亦未及也曰言修身誠意則自格物以下

皆可見矣如必盡錄經文而以為知道又何所自得哉
田問為政不難者何曰德教溢乎四海即為政也不得罪
於巨室即不難也夫不得罪於巨室非脩德之誠致行之
密處事之當接人之恭聽言之審待物之洪不行也夫為
政不難而不得罪之道亦甚易

弟
恭問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猶弟子耻受命於先師言必
不可也如耻之莫如師文王文王不受命於大國子曰非
然也是猶父不得而子之說也故曰仁者不可為衆言仁
者之前不能為其衆耳邵子曰以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
者其推文王乎受命不受命不足道也

惟

仲武問既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又言得其心
者何曰有雖得民而不得其心如伯者是也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即仁乎曰然故孟子自離婁以下七章其言仁皆
主愛也孔子何以不以愛為仁但孔子於管仲亦許其仁
於顏回何以止許三月不違仁乎曰顏子言其具體耳非
管仲之所及也管仲則仁之一支也但其似之耳

守德問曠安宅舍正路何以可哀也曰是猶逃亡迷失之
子其死喪未可知也而安居在路者垂涕泣而求之耳故
孔子以夕死為可而孟子以此為哀也是世固有雖生如
死雖死如生者矣

又

劉銑問既曰道在邇何以文曰事在易曰事即以道爲事也在邇猶言在近有道也夫親長在人豈遠而孝弟豈難者哉

官問至誠必動者何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明善誠身之極乎故曰舜明於廢物祭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薦問辟草萊任土地亦聖人重農之一事何以當次刑也曰不勸其君以仁政而惟土地之辟固有侮奪人者矣罪雖不比於死亦不可宥也

陟問孔子論觀人有定規矣而孟子乃云聽言觀眸子者

何曰雖孔子視以觀由察安或亦用言與眸子耳視以觀由察安非臯陶載米采之說乎曰雖載米采而言與眸子亦不可舍也言心聲也眸子心象也

林問恭儉不可聲音笑貌爲者何曰雖見於聲音笑貌者亦實心之不可掩耳若徒以聲音笑貌爲者有時而侮奪人矣故恭者惟爲肅已儉者惟爲節財其用自能不侮奪人矣

文舉問君子不教子則周公據伯禽孔子訓伯魚者非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激也古之聖賢自天子食食能言也教之矣子之不教是愈疏也故教則可責善則

不可責善非教與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周公之事則為成王以責善也

標問古者易子而教之何如先生曰孔子言聞道則死亦可安孟子言不聞道則生亦可哀君子不教子以周公撻伯禽孔子訓伯魚之事觀之孟子意重在責善上古有胎教君子何嘗不教子但孟子教字說得重

衢問孟子論事親守身又以守身為事親之本其卒也獨證以曾子之事親者何曰若曾子者可謂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乎夫所謂養志者豈酒肉有無之順意哉則於其身之所行可知矣

王標問守身之道先生曰此是個事親之本下邊說曾子能養志意思多少周詳到此地位是個百行俱備的人守身不待言矣可也還是許他

田問大人之格君心既曰仁義又曰正者何曰雖仁義而少偏非姑息則殘忍矣故正者至中之道也

本泰問格君心之非先生曰格字最廣隨其君意發動向着處即有以預防之不拘何事但將萌之欲就是如舜曰威之禹就說帝光天之下等語就是杜其用威之念極而論之則如伊尹見太甲不能變乃放之桐宮使之思法乃祖處仁遷義亦是格君心處

標問孟子何以責樂正子先生曰樂正子早見長者而後
求舍館必有審擇所處之意蓋樂正子從子敖來想亦同
一舍館也是箇爲善不力的人故責之

洙問以新造之地無所舍館即見長者不亦迫乎曰孟子
之意豈獨以其淫慢者哉雖則舍館亦當咨之於師耳惟
不咨之師故主於子敖

標問仁之實一章如何先生曰只是乎鋪說孝弟到樂處
自有箇生意若勉强的人如何有生意出來故曰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老萊子詐跌卧地疑未
及此今有小兒女在父母膝下就有這意思

吳光祖問仁之實章先生曰重在樂上如讀書得樂生意
自不可遏若樂於事親便不可已則不知手足舞蹈成於
樂之謂也謂之不如樂之者學者須推求猛省知斯二者
弗去是知行並用之功也樂斯二者樂即所謂有深愛也
生則隨其念慮之發皆孝之心矣足之蹈手之舞要亦有
越禮意思但孝弟之心至惡可已則自不覺得手足舞而足
蹈要皆是孝弟呈露而不自知雖舞蹈亦不爲過矣
文問樂之實者何曰此惟自得爲能識之蓋人心惟樂乎
道也則意念之動思惟之興皆在於是矣於是乎日新於
是乎起義於是乎藻行又其完也思若或啓之行若或翼

便

之人不能過已不能罷是故足蹈而找不知也手舞而我不知也皆愛敬之舞蹈也斯其為樂之實乎若老萊子之事猶為有知乎爾蓋不免於用意非其熟也
世寧問不可以為人與子者何曰不得乎親是禽獸也是草木也苟欲為人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親心如之何矣不順乎親是秦人也是越人也苟欲為子孝子豈忍失道之父哉親身如之何矣故舜然慕云
何謂天下之父母使化便定先生曰人於父母不豫處鮮有不見父母之非者今見瞽瞍是這等至頑的父乃亦可底豫可見只是為子者不盡道故耳父母豈可怨忘者哉

此化與定之所由也為人子者父母非瞽瞍尚有不能致其底豫者可以自省矣
先生嘆曰自古聖人第一舜難舜遭人倫之變而皆能化之可見舜之為善之心無一息之間

離婁下

本泰問東夷何在先生曰在邊境夷股之地諸馮負夏是今山西夏縣地鳴條就接者歷山近人有指山東并沂上虞有舜塚等名遂謂東夷乃此兩處不知山東以陳敬仲奔齊上虞乃舜後姚姓封於此子孫不忘遠祖故皆立此名色遂有此耳

服

數問孟子言舜文若合符節者何曰此孟子自任之志也夫理無舜文之異故其行也若合符節耳孟子若得志固知符節于舜文矣

本泰問符節之說如何先生曰符節是孟子自任之意見得他君得志就是行舜文之道所得者就是舜文這一派子又以見得當時所行皆不是舜文的道理

何問孟子既言為得人人而濟之文言日亦不足者何曰上言小惠難廣下言難久也王政廣大而久遠自可廢此矣

九霄問君雖土芥子臣臣處待以冠雖不亦過乎從此言

若

焉

則篡逆之所興也曰此孟子對君之辭以警齊王耳若與人臣言則言忠

世輔問既曰禮義何以又曰非也曰此為禮義者之過中失正耳故伯夷之義柳下惠之禮君子且不由况仲之廢衛奉之忠者乎故君子擇乎中庸

士華問中才之養云何曰知養赤子之方則知養中才之道是故或覺之以行或悟之以言或如三遷以擇其居或遺一經以定其業或為之求師或為之選友不作不法恐其無觀不適不道恐其濟惡或懾之以禁其邪或嗜之以誘其善蓋即身脩而家齊者也若因小失則視如途人因

小怒待如寇雖此不中才者愈入於惡而我之中才抑豈得為善哉家之所由敗也

穀問人有不為者何曰惡不改不足以遷善舊不更不足以從新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九式問大人止於不失赤子之心乎曰然擴充之說如之何曰夫人既長此心不患其不能擴充惟患其或失耳

潮問自得何以安居資深曰今有攘人之物而攘之者見脇則惴聞議則驚患乎安籍之如草芥用之如泥沙惡乎

深以其非自得之物也故自得者心有所契身有所合藉而用之昆昆如及源泉矣使非深造乎斯道而馳心異端

混
下

焉幾何不為攘之徒也取之左右者何曰猶曰左右取之也

大器問深造如何先生曰深造是進進不已意道是道理進進不已必以道理欲其自得之也自得意甚好是前面

原有的失了今得之也蓋進進不已而以道理尋將來反其固有則自君安資深逢原矣此一時事非以次第言但

積久耳

本泰問何謂自得先生曰深造正為自得字設蓋造詣不深安能自得然非以道則所以深造者果是何物此道字雖說是進為之方然必以道理道字說如云知所當知行

居

所當行云云居安資深逢原不自得之外乃是自得之
漸漸進於熟的地位無甚工夫就是孔子不惑知命後到
於從心不踰矩的一般

大器問服人養人如何先生曰以善服人有矜高自大意
以善養人就是欲並生哉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
張備問不祥之實云何曰敬賢之人其言豈有實哉

舜由仁義行何以又曰非行仁義曰以仁義為在外之物
也取而行之謂之行仁義以仁義皆根於心自心而發也
故曰由仁義行

李泰問何以謂由仁義行先生曰由仁義行只是率性如

此行仁義的是智者利仁

編曰三五四事萬世無弊者也豈有不合勞周公以仰思
曰當時之事或有不合於四事仰而思之蓋師四事之意
而行之也是故既醉以酒屢形於詩速由率殺疊見於書
矣又曰仰思斟酌之意雖三王之事亦有斟酌是故有惡
有好為道之權也執中而又無方湯道之權也遠近如一
武王道之權也不合而仰思周公之權也

繼祖問魯之春秋乃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此春秋
名雖類乎列國之史事則兼乎天下之道故我取於孔子
而志欲復乎王迹也

伊問君子之澤百世不沒孟子云五世而斬者何曰此自其子孫而言也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數也雖有惡者繼之至五世必斬反生一賢漢世張杜之後可辨也孟子蓋言孔子至此尚未五世其家尚有傳孔子之道者故已得私淑之耳若論孔子澤在天下者雖萬世未艾也

介問傷蕪傷惠傷勇者何曰此皆承第二句者言也蓋取與死之義少無取與死之義多故有傷耳若介乎二者之間則不可言傷也

保之問孟子論性言故利者何曰故利一道也若不知利

則莫肯求其故不知故則無由知其利故其下以在地之水在天之星辰明之蓋皆已然之迹而出於自然者也則在人之性可知矣

本泰問天下之言性一章是為智發欽先生曰程子亦謂專為智而發然實是論性也但能知得自然便是智耳孟子意謂人性本善人但把那故之已然處者就見矣此處不必無水說只是說人性也第二節是即地理中所有之水亦只是就順的說第三節是即天文中之故亦只是就順的說蓋即天地之性以明人性之本善也

輔問孟子不與王驩言蓋其本心也然始弔於滕則言既

治其事後吊於公行子則言朝廷之禮者何曰君子之絕
小人據道則無隙執禮則無尤

士昂問仁禮豈有不忠而又反其忠者何曰人固有行如
仁禮而心不然者矣反之而志於忠雖舜奚讓焉雖惡奚
患焉

本泰問存心先生曰是箇頭腦工夫下三自反皆是存心
處憂之如舜處亦是舉 所以示自反之則也觀舜之思
親處歷山雷澤等處只是自反這箇學孔子惟顏子能學
得

思敬問既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皆然者何曰同道

承上孔子兩賢之言也易地承上思溺思饑言也蓋閭廛
則能易地矣是故當禹稷之地天下溺饑由我致之也故
過門而不入如同室之鬪也當顏子之地天下溺飢叛由
我致之也故簞瓢而自樂如鄉隣之鬪也下章言曾子子
思之事蓋亦類此觀此可見孟子論世之友矣
守德問責善而為賊恩之大不孝莫大焉何以言章子非
不孝也曰原其責善之心豈有惡意哉豈有不孝哉但其
後傷恩至此耳
顯問堯舜與人同孟子不亦自任之過乎曰儲子言果有
以異於人則為不知孟子矣故孟子不得不自任也

萬章上

懷仁問孟子言舜竭力耕田以下不幾於自伐而叛父母乎曰非然也舜若曰我竭力耕田但供子職而已此何足道哉若父母之不我愛必其心或未誠道或未盡志或未順顏或未承難或未紓用意不周過失不覺將無以是得罪於父母乎若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為孝况耕田乎故視帝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以至天下悅而歸已真草芥耳此怨慕之心自人少則慕以下言慕也惟慕斯怨惟怨斯慕

大器問共為子職不自任子先生曰舜生於田我竭力耕

往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謂只能幹得這事而已其所不能者自家不知也故曰怨慕

顏問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者何曰帝亦知舜告親則必害舜不得妻故雖以帝之妻舜而舜不告帝亦不以為異也然則非帝之告瞽瞍子曰若是可謂君稟民命矣舜有牛羊倉廩不以供父母至使象殺其身而取之孝子仁兄固如是乎曰此或初受之時舜未得而專也然孟子直答萬章而不辨孝子仁兄之心雖父母兄弟疾怨之甚而不懷也事之有無不論矣若余隱之辨史剡所謂問父里妣之言者所論亦小矣

閔

問帝之妻舜而不告非謂帝不告於瞽瞍豈有人君以女
妻人而必告其父母哉只謂帝之妻舜乃亦聽不告而就
妻之才與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相應不然豈有人君告
於其臣有不從之理瞽瞍雖惡亦豈敢違君之命哉

曾問曰堯視天下重於己子然乎先生曰然昔堯以天下
之故嬪二女於虞舜若誠之而不可登庸焉二女為虛歸
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
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幼曰推恩之
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守德問放封之奚異曰萬章始言則放之者謂言公也後

問放者何謂如放驩兜之放與有庠之封不相背乎故問
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者何曰此一句讀也蓋凡朝貢
之期即有政耳

本泰問舜何以不藏怒宿怨先生曰觀不藏怒宿怨可見
舜之處弟全是一箇至愛再無纖毫他意夫以象至不仁
而舜親愛如此若至凡人可以觀矣

問周公之處管蔡不如舜之處象何也先生曰舜當時與
象同其好惡同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故象不格姦若
周公處管蔡者恐不在於監殷之時在於未使之日公既
居家宰之位彼其心以為兄也乃不冢宰不肯怡服且或

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遂以殷畔此管蔡者乃小人之心也周公者聖人之懷也公以聖人之懷待管蔡於其委曲處或未察耳管蔡以小人之心窺周公凡其直遂處皆生忌也故孟子謂周公為有過舜為仁人

挺問是詩也至孝思維則者何曰此皆言舜無臣父之事也蓋上言說詩之法有詩可辨也下言孝親之至有詩可證也既言孝子之至以下又引書者何曰上言尊養其親者豈有子臣其父之理下言變化其親者乃似父不得而子之說咸丘蒙將非誤傳瞽瞍之事以為臣父乎

曹問孟子既言天與舜之天下又言薦於天而天受暴於

民而民受者何曰言天民一理也故自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以下是指其事皆出於天也太誓以下則證其理實本於民也為君者欲得乎天亦求之民耳

得與問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下述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七年以下述天與子之事丹朱不肖以至莫之致而至者何曰此以人事言也夫堯舜之子不肖而舜禹施澤於民久故舜禹雖避不能違天之從也禹之子啓賢而益施澤於民未久故益雖避不能來朝覲訟獄謳歌也是天之與賢與子其實不外乎民耳匹夫以下則謂之何曰匹夫以下言與賢之故故仲尼猶舜禹也但無天子之薦

不可以爲非天與賢繼世以下言與子之故故太甲成王
猶啓也但紂紂無太甲成王之賢不可以爲非天與子故
曰賢有可禪之義難居子一聖子有繼世之常或廢子三
賢也義一者何曰言或禪或繼主於得民天無私心也禹
豈德衰者哉

時欽問割烹之事矣辨子曰述處窮之介者言無要君之
理也述出仕之實者言無要君之事也吾未聞以下則又
合出處而斷之耳幡然以下言不亦復乎曰與我處畝畝
以下述伊尹之言也思天下之民以下推伊尹之心也皆
其自任之重耳

本泰問伊尹先生曰耕辛言伊尹隱處之時所守如此只
是一箇義後言伊尹既出之時所任如此只是一箇仁然
必有所守之義而後有所任之仁此正所謂人有不爲而
後可以有爲皆是決伊尹無辱己要君之事

充賜問孔子主癰疽與瘡環之辨奈何曰自有命以下即
孔子處常之言見其無此道也自孔子不悅於魯衛以下
即孔子處變之行見其無此事也觀近臣以下則言孔子
與癰疽瘡環玉石不同性薰猶不同器若有此主則孔子
亦癰疽瘡環矣

本泰問孔子不悅於魯衛如何先生曰爲陳侯周臣蓋言

此時司城貞子適為陳侯用之臣以見孔子在陳是主貞子不然孔子過宋尚微服避難決無在宋主之理既在陳則貞子宋大夫也如何見貞子此時方去宋適陳為陳侯周臣也
明遠問百里奚智賢奚多乎曰凡為汚事者其心必不明其行必不賢百里奚事君之實不可得聞即虞亡而秦伯可知其賢矣

萬章下

何城問孔子聖之時先生曰亦是四時之時此見孟子善言孔子其原得於子思故曰如譬天地之無不持載云此

見孔子就是箇天地當寒則寒當暑則暑何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乎始終條理總是論孔子之全然三子之備各自成一箇條理者亦自可見此聖智二字比上聖智二字不同此智字是孔子之智可以無聖字此聖字是三子之聖無不得智字蓋孔子之智知至而能亦至也三子之聖聖雖至而智則有偏故所成就的聖亦偏如此說見取譬力之義

王材曰觀伊尹方其在有莘之野辭受取予一介不苟及仕湯也必待三聘之誠處則樂堯舜之道出則欲天下之人匹夫匹婦咸被堯舜之澤此其道已不下於孔子矣而

孟子等之夷惠乃若是班乎先生曰子言良是伊尹於夷
惠爲大矣但方之孔子少不及耳材曰仲尼行無轍迹伊
尹不及者其惟有迹乎先生曰然

景章問孟子譬孔子之聖旣以樂又以射者何曰樂言乎
其全也三子各有條理也所缺者多矣射言乎其中也三
子同未有的也所偏者遠矣故全且中斯時矣然則智優
於聖乎曰聖有全體有一支玉振之聖舉全體也力至之
聖言一支也是故三子聖之不能全者其亦智之有所不
足乎

如軫問班祿之制奈何曰非惟爵有通於天下施於中國

者雖祿亦有然也故自天子之制至附庸通於天下者也
自天子之鄉至小國代其耕者施於中國者也耕者所獲
以下則又兼王畿侯國而言耳曰君且勿論一大國之鄉
其田三萬二千畝不亦多乎如有三鄉則君田又安在邪
且與孟子所言公田圭田等不同者何耶曰此或計一歲
公田所入之祿當此田數耳不然則爲井於三萬二千畝
之地者其公田皆鄉之數乎故觀其祿以是爲差非必三
萬二千畝者盡一鄉有也
軫問孟子論友不挾長貴與兄弟至引獻子以下皆主挾
貴者何曰不挾長與兄弟人情或可免惟挾貴則世俗之

常態也况孟子所論專為治天下之大綱而言乎故曰其
義一也其義一則貴不可挾矣貴貴尊賢專指堯舜子曰
然惟堯舜能盡之耳子思雖知貴貴而惠公尊賢則不至
獻子等未盡尊賢之實而樂正裘牧仲顏般王順亥唐亦
恐未能盡貴貴之道也

本表問貴貴尊賢何以謂之義一先生曰貴貴尊賢皆是
義然貴貴非時人所謂貴貴觀舜之於堯就是貴貴之義
夫以舜之聖堯得而友之非舜之貴貴而何不然挾所者
以自高使非貴貴之義矣樂正裘等是知貴貴之義者子
思貴貴而費惠公之尊賢又欠平公亥唐之事兩失之矣

此必堯舜而後能盡也

大器問貴貴先生曰如惠公得子思則子思能貴貴子思
大賢也得大賢而友之非貴貴乎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獨不為重是汲黯亦知貴貴也

緘問孟子論交際何獨以孔子為言曰孔子大中至正之
聖孟子之所學者也是故以是折衷耳是故先辨賜之可
受度以孔子之心也後辨賜之可受證以孔子之事也則
孟子之受餽於宋薛者皆由是耳方論交際而以孔子三
仕為言者何曰因有際可公養之仕也

章詔問孟子既舉孔子為委吏菜田以見居卑窮者不可

有出位之望又言立乎人之本朝者何曰道不行則富且尊焉耻也不如居卑窮之為安耳

問孔子亦獵較未是親為之如何先生曰將舜之淘漁耕稼亦非親為耶夫禮從宜使從俗入門問諱入國問禁聖人行不絕俗自是如此

本恭問何以言人之本朝先生曰見得是人之本朝也豈可輕易把他做壞了既是我立他的朝就是本朝矣又豈可輕易把自家的本朝來做壞了此見孟子激切之辭
璠問周與賜奚不同曰周之粟無定數賜之祿有定品故以其賜之也雖抱關擊柝無美錄以其周之也雖繼粟繼

肉百官牛羊不過也故觀無常職而食於上者以為不恭則已仕者當盡其職也子思推臺及堯養舜之事則未仕者當守其道也如此則天下不治者鮮矣

大器問君之周士如何先生曰君之於士固當周之然為士者必如子思舜方可以受君之周也然孟子子思舜之徒也而當時不能周之茲固可重慨矣

印問不見諸侯何言之已煩乎曰先言守禮實因未仕之義後辨守道不同已仕之人故自為多聞以下又言非道之招凡賢人皆不肯從以職之召雖聖人亦不敢違也蓋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故庶人固當守此禮義而求見者

字

知

亦當由禮義之門路也不然是自閉其門賢者可得見乎
以多聞為師者何曰賢言才能也多聞言其畜德也其下
賢人則無舉之耳

本泰問多聞與賢何分先生曰多聞直於賢賢則指其能
也如曰賢於某事云云觀下師守與欲見賢而召之語可
見

詩問論世何以為如其人乎曰此非徒誦詩讀書又當因
其所處之世而論之以求其心也是故周公所以仰思其
不合孔子所以折衷乎四代故孟子以禹稷顏回為一道
也

推
放

聖問論其世何以不曰論其行先生曰仁人之行皆與世
惟移隨時處中者也故當論其世若繼於伐等豈可不
以世觀乎此考古之法執此以讀史可以知人矣

王材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註曰言己之善蓋
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夫在己之善既已蓋於
一鄉則一鄉之人皆將求友於我如海翁之云恐非所以
論於我之取友也先生曰然蓋言能友一鄉之善士者乃
成一鄉之善士也其要只在心虛若先有一自是自足
之心則善斯不我入矣便是為人君者位已極高勢已極
隆若不是虛心樂取則天下之善何由而至故曰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告子上

雲霄問杞柳之說何以為禍曰是以仁義為惡者也非禍而何

大紹問既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又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何曰知水之無不下則知人性之無不善故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

養敬問孟子辯性何至以犬牛人曉告子也曰犬之不可為牛則羽雪玉不可為一白矣使當時即謂之曰此白羽此即白雪也不知告子何以辨之哉且其時章言白馬白

也下

人不異彼告子何不以楚人之長為即吾之長乎彼長而我長之以下何其言之復乎曰先因其以彼長為義則示以所長者出乎心也後因其以悅長為義則示以所悅者出於心也

本源問公都子既知行吾敬為義內矣何至又勞孟子之數譬也曰始因季子之難乃求之於師也終因季子之辨遂得之於己也蓋學者於義未精未免於語有滯於理未會未免於語有阻耳

本源問孟子闢公都子三說性而猶摠情與才言性者何曰情者性之動也有是性斯有是情才者性之能也有是

才因有是性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斯其情豈不善哉則知仁義禮智之不惡矣求則得舍則失斯其才豈不善哉則知仁義禮智之非外矣故有物有則人之情也民之秉彝人之性也好是懿德人之才也論性者惟於其後用處觀之自見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

廷爾問富歲一章有要乎曰富歲以下言才同也故凡同類者以下言形同也口之於味以下言性同也夫性則聖人亦心之所同然形則聖人亦我之所同類人亦何憚而不用其才哉

本泰問富歲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是孟子要人知充其才非是論才之同此章皆是才之同何也正欲人知其同則知才之可充矣理義之悅心非是理義來悅我心如此說理義入吾心外之物矣此蓋指人心之本體言人心自有理義惟不為欲所蔽而此理義在心則自有箇悅處此當意會

本泰問夜氣曰夜氣之說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發為旦氣旦氣不措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是性字蓋性何處尋只在氣上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見於事是情能惻隱皆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

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
乎人則分性氣為二天不是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
出來

雲霄問山木言性於人言情何曰互舉之也此通上三章
皆論性才而以才為主其實一理也夜氣與旦氣晝氣同
否曰夜氣則晝氣之衰旦氣則夜氣之積晝氣則旦氣之
衰故夜氣多勝晝氣夜氣少伏晝氣蓋人之稟氣非如聖
人之至清未免有濁也有濁而遇晝之所接所見則別而
混淆并其清者亡矣是以君子遠酒徒淫朋也夜氣與浩
然之氣同否曰當夜氣時可觀浩然之氣苟得其養以下

云何曰言用才也養於操而已矣

濤問無或乎主之不知者何曰易生之物言其不親賢也
是不智也奕秋之譬言其不專心也非不知也夫內不專
心而外常不親乎賢欲德之進難矣

鸞問魚我所欲之章其言何煩乎曰魚我所欲以下皆言
舍生取義出於良心人皆有之也萬鍾不辨禮義以下則
言其無失此心耳故斯心也上為天之所授下為人之所
同為天之所授也則雖生與患有不用且避者矣為人之
所同也則雖生與死有不受且屑者矣既言生亦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一節又言如使人之所欲一節者何曰上

正言之下反言之也

官問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傳謂學問非止一端又曰如是而可以上達者何曰學問之道即求放心也仁人心也放心則不仁求放心則仁矣即此是上達

士裔問無名之指言不知類拱把之桐梓言弗思者何曰桐梓與身共類甚明不必言類若指之與心則固身所有之物耳故以類言然言不知類則其不思可知言不思則其不知類亦可知也

明堂問兼所愛者云何曰此章言養體當審量人品之所由分也不然而惟以飲食則人賤之矣是賤場師是狼疾

人也下章鈞是人也亦謂此耳但此章言所以小人之故下章言所以大人之故也然則夫人不亦可慎乎大紀問既言仁義忠信又言樂善不倦者何曰善即仁義忠信樂此不倦耳

劉銑問既言飽子仁義又言令聞廣譽者何曰有實則有名矣何以言膏梁文繡曰欲貴者此二事為急耳仁義之人不御膏梁文繡子田傳食諸侯孟子且為之衮衣赤舄周公之所以几几也但飽德之人以四海為一腹雖明膏梁思飢者不知其味之美也令聞之人以九州為一躰雖見衣文繡思寒者固欲被之也又何願哉

本泰問有令聞廣譽於身便不願人之文繡然則君子亦
有心於名乎先生曰不然蓋君子以此自考必有聞譽後
可以驗吾飽德之實所以不願文繡
保之問仁何以言熟曰譬之五穀忠信以地之格致以耕
之克己以耘之多就有道多聞善言以灌漑之堅志自強
以長之閑邪以防之則熟矣

告子下

滋問孟子論禮重於食色既言寸木以下又言紛臂以下
者何曰土所謂啟其憤也下所謂發其悱也既譬寸木又
譬鈞金者何曰寸木以變言也金羽以常言也如不以變

上

入

言而岑樓與寸木並立於平地其高下奚啻尋丈之不同
禮重於食色固若是矣如必以常言而鈞金與輿羽並稱
於權衡其輕重奚啻銖兩之不同食色之輕於禮固若是
矣不然紛兄之臂踰鄰之墻入豈有為之者哉故由任人
之言天下亂由孟子之言天下治

本泰問不揣其本如何先生曰此下二節見其必不然之
意上是以本未論下是以輕重論然此且把外邊粗處與
他論至下文紛兄之臂則就其良心本然之處而痛箴之
觀其曰則曰則者正欲反求而得其本心也此處才可以
觀禮與食色之重輕矣

大器問孟子為屋廬子辨食色與禮之輕重如何先生曰
孟子初問猶是即其粗迹辨其輕重自踰東家墻以下則
是指其本心之明自然過不去處則雖得食與色有所不
為連輕重也不消論矣

世用問孟子與曹交論為堯舜舉下三端者何曰奚有於
是以下言能為徐行以下言易為服堯以下言其為之也
徐行後長此見堯舜之道最易簡而可行故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堅問孝弟何以只言徐行長後曰天下未有
能弟而不孝者堅曰孝弟能盡堯舜之道否曰然未達曰
心和順盡之矣

爵問孟子論小弁之怨者何曰上言情不同於越人鄙高
子治詩之非也下言事不同於凱風以大舜養親為是也
高子乃比而一之不亦過乎

堅問小弁怨之何如先生曰小弁有箇趨舜之路何以為
小人之詩然卒至不肯報父之讐言其去舜也又遠矣

邦憲問宋桎未嘗言利孟子何以言號則不可乎曰我將
言其不利則必以求利為言也是其號也

邦憲問廬子喜得孟子之間不幾於樂其師之有過乎曰
不然也連言孟子此處我已得其義矣蓋喜其學之有進
遂質而問之耳故後之悅即前之喜也

大器問屋廬子何以喜先生曰屋廬子之喜喜自己學問
有進能見得孟子處事有義理處故曰連得間矣與陳臻
不同

王獻蓋問孟子於季子儲子之幣受之不報何也先生曰
想當時亦交之有名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孟子蓋以繼往開來自任故交以道接以禮如餽
賻聞戒皆受之若子思則不同他說彼雖負不敢以身為
溝壑今之以禮來餽者受之可乎曰如何不受但有他有
故無故

詔問名實之辨者何曰存之心為仁名實之本也發之行

音

為賢名實之用也由其心仁也故伯夷伊尹柳下惠有去
不去皆非心之異也由其行賢也故公儀子子柳子思百
里奚孔子有用不用皆非賢之眾也

本泰問孟子言夷尹柳下惠數人果同歟先生曰夷尹柳
下惠所行不同而同歸於仁下言公儀子子柳子思與孔
子所行不同而同歸於賢

問臣之於君以一燔肉不至就去了可乎曰此便是任其
微罪與曾子以蒸不熟出妻意同

祖學問五霸三王之罪人者何曰由是知天下之亂君之
責少臣之責多也臣之失學術不明耳是故戰國之時天

下學術皆儀秦迷其君者衆矣孟子以一人而辨之不亦難乎漢晉隋唐宋元之際天下學術皆功利而董仲舒王通程顥許衡皆以一人而辨之不亦難乎

本秦問五霸五禁之盟非不好然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先生曰此五禁皆非五霸能躬行者且如內嬖六人五公子爭立其於初命何如又如城邢城楚立於專封之事又何如五禁雖曰尊周凡其所爲率皆無王之事問楚之王祭不供似矣然楚僭號稱王則舍而不問是有二王也何尊王之有首止之盟似矣然不告於王請立其子而私與子盟是處其子以拒父其自處則抗君何尊王之有問其事

第

若是而原其心實非此謂假借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顧問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孟子第其罪而歸重於大夫何也先生曰主作者寡而輔治者多君有不善臣猶得以救正之今之大夫乃逢君之惡其罪豈不加於諸侯五霸之上乎此君子所以重學術也學術正則所以事君者無不正矣此固孟子之微意

如斗問孟子語慎子既言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又言周公之封於魯以下者何曰上言不可及乎百里下言不可及乎百里百里者中制也

道彙問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何以不同曰道者上之所

行俗者下之所成今之道即富國強兵之道今之俗即以此為良臣也

顧問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如何先生曰此見聖賢心學只是箇好善如舜之好問好察皆是此意孔子稱子賤為君子亦只是箇取善比如子貢亦可謂賢矣夫子只許以器許子賤為君子君子則不器矣取善之大如此知此則三人行之有師亦此也尚友於古亦此也何患治天下之難道柔問好善何以優於天下曰雖舜之好問好察亦不外是聖賢之所以成德而致治者此好善其要道也

達問孟子嘗言士無事而食不可又曰君之於民固周之及答陳子之三就若以為仕者則不可言周若以為庶民則又何以言公養之仕也曰此或以道不行而謝官飢餓不能遠去則猶就其國受免死之周耳雖未有離乎仕然已近於庶民矣故曰周若未仕之庶民其周之也雖繼粟繼肉不以為過奚啻免死耶溫公以為飲食而仕是嚮先生之道以售其身者如之何曰免死之周而不受仲子之廉矣君子見泰者不為也若余隱之謂孔子棲棲皇皇為禮貌飲食則所見益陋而朱子謂孟子通上下言之若君子自處則在所擇者又非孟子之本意矣

本泰問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何以可受先生曰如此乃見

其

中道耳曾子曰其謝也可食正此意

仲仁問忍性之性氣稟食色乎曰孟子既非告子食色之性豈有躬自言之者乎蓋其曰動心者心則放逸怠惰則困勞苦飢餓而又興作也忍性者性有或微或悔則因空乏拂亂而又忍定也蓋人恒過然後能改耳故勞苦飢餓空乏拂亂皆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之物而增益其不能者之地也豈惟人哉雖國亦然矣人恒過非止中人乎曰並上下觀之似皆一事也

盡心上

德盛問盡心之章其言不亦復乎曰知性言窮理也養性

矣

言盡性也立命言至命也天之命不過乎性性之理不外乎心流行者命也其主命者性也舍其性命者心也夫知性而至於歿壽不貳則凡禍福榮辱皆不足言矣此心之靈與天奚異哉養性而至於脩身俟死則凡仕止久速皆無不宜矣此身之動與天奚違哉故曰立命蓋命雖出於天而實由於我矣雖或遭歿在我未嘗不壽天不得而歿之也雖或遭壽在我者未嘗或歿天不得而壽之也王材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謂前節為造其理後節為履其事竊謂孔子不感知命必於四十五十言之學至於盡心知

性知天則己窮神知化與天爲一矣如是而後存且養而履其事乎陽明先生以前節爲生知安行之事次節爲學知利行之事不知以爲何如先生曰朱子之說是也陽明以末節爲困知勉行不然蓋人所最惑者歿壽也至於歿壽不戴脩身以俟之則命自我立矣到命自我立處知天事天又不足言此乃是至極然則知天與五十而知天命不同乎曰不同彼是無行言此只是知性就是知天心便於此盡了是知性乃盡心的工夫存心在何處存惟養性乃所以存心蓋性乃心之所具之理便不養性則心不存矣故養性乃是存心的事務試觀人

之能順其性而不害者又豈有心不存乎

本泰問何以謂立命先生曰立命之說謂知天而以歿壽或其心猶不謂知天之至事天而不能脩身以俟死猶不謂事天之至蓋生死人之大關係最能惑不貳能修身以俟之是我之命雖天所付實能全盡於我不謂命自我立乎命一也無所謂氣命無所謂理命蓋天命流行只是生物着在人物就是性就是氣再無二樣莫非命也堅問張子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曰觀合字似還分理氣爲二亦有病終不如孔孟言性之善如說天命之謂性何等是好理氣非二物若無此氣理却安在何處故易

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介問萬物皆備於我何言誠與仁乎曰自其無妄言之謂之誠自其無私言之謂之仁無妄即無私也蓋天下之理至仁而備至誠而極恕則入仁之路也夫何故仁包萬物恕則求通乎物猶所謂誠之者也

顧問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先提一箇萬物皆備於我見得盡萬物之理皆具於人之一身然惟反求諸己無一事一物處之不得其當則自有樂處此當以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照者就見然此豈易能哉未至是者惟在強恕而行則求仁自近蓋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隨事皆強恕

其去道也夫何遠哉故反身而誠自學之已成者說

東郭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註解得好先生曰此章當與

西銘並看東郭子曰然我亦嘗謂當相並看于時保之子

之翼也乃賢者之事即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乃聖人之事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意先

生曰然但人做工夫要尋路途使不迷耳

孟子謂宋句踐既言人知人不知下何以又言窮達蓋宋

句踐志於出者也正是以窮達介意故孟子說窮也只尊

德樂義何貴焉如之

良弼問孟子既言尊德樂義又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

何曰惟不以窮達爲心而以道義爲重斯見其尊樂之實耳苟失道義而惟志於遊說以求達幾何其能囂囂也既言澤加於民又言無善天下既言脩身見於世又言獨善其身者何曰言澤加於民者非一國一方也乃天下耳脩身見世非沽名釣譽也乃獨善耳故周於善者自有其用妙於用者自有其實也

滂問蒙傑之士云何曰此以資質言也當商之季在周之始紂惡方深於四海而文王未顯於西土伯夷則起於北海太公則興於東海三仁共立於亂朝十亂並生於豐時此豈文王興之哉如此則前篇所言空乏拂亂勞苦飢餓

莫非豪傑所興之地也若夫瞻父母之德者汝墳之也感游女之化者江漢之凡民也若無文王則無此德化矣

文學問皞皞如者何曰殺之以下乃其象也君子以下乃其故也若集傳所言因民之事則有迹可求其氣象狹矣所引舜孔之事則所過有限其擬議泥矣夫化者神之用神者化之本其曰過者非必身皆經歷也凡言語之出風聲之至教條之加皆是也其曰存者非必身常操持也凡意念之動謀慮之起經畫之方皆是也故化即顯諸仁神即藏諸用由上譬之不怨不庸民日遷善所過者化也殺

之利之而不知為之所存者神也藝圃折衷乃改王者之
民為驩虞帝者之民為皞皞者何曰若是則禹湯文武皆
造為與五霸同一假矣

思敬問良知良能者何曰知為良心者有驗於人之幼也
原為所性者有驗於人之同也使非原於天命之性則固
不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矣

何廷仁言陽明先生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
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之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
高下工夫有生熟學者有淺深不可繫以此語之是以聖
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

說未嘗執定一言以教人至於立成法以詔後世則曰吾
道一以貫之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
法不可因人而施

堅問孟子言良知良能陽明先生止言良知何也先生曰
且如言仁有無言之者有偏言之者陽明之說無言之也
但致良知必須學於古訓以明其心猶鏡之有塵必用藥
物以磨之可也如其不用藥物以磨之而能使之明者難
矣

先生曰我今日見何廷仁廷仁又言良知之說我說良知
之說非是不好大抵學者不可執泥須是使別言語皆可

入若執泥了此一說則別言語皆不能入如古人教人或
以忠恕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禮皆是提掇出好處教人的
不可謂以忠恕教人就說良知靜敬之類不好亦不可謂
以靜敬良知教人就說忠恕之類不好須要變通使人言
皆可入

田問既言仁言仁聲又言善政善教者何曰仁言類善政
仁聲類善教大抵言與政未也聲與教本也

思敬問舜居深山之中者何曰此言舜之貌雖少異於人
舜之心則大異於人也故曰堯舜與民同類者

應箕問如此而已者何曰此言人之為人不過乎外無妄

行內無妄思而已也

應箕問操心之危與慮患之深奚異乎曰操心危惟務急
乎忠孝以全臣子之節其握髮吐哺宵衣旰食蓋有薄水
之履而深淵之殞者矣慮患深惟恐遺乎忠孝以于
之誅其言必防失行必防弊蓋有不見是圖意外而
矣由是其智皆出於術也

濟民間達可行於天下固如伊呂之輩矣正己物正孔孟
奚獨不能然曰此必待上用之而後可不然奚其正是故
畝畝之舜所化者麻山耕夫耳

詩問三樂奚主乎曰不愧不怍其要乎不然雖父母存兄

身無故亦或不樂而教育英才又何以爲之具也

滋問君子所欲所樂亦非不羨之事何以與所性異也曰君子之情固在同乎人而君子之性實在有諸已也夫有諸已則可以無同乎人不然雖欲同乎人不可得矣分定者何曰分猶分量之分斯分也其大同天地其遠亘古今其輕重不可權衡其長短不可丈尺未嘗不足或虧欠也

大行矣能加若可加也是性可得而贅疣也未嘗有餘或剝溢也窮居矣能損若可損也是性可得而尅減也粹面盎背四體喻者美狀乎曰如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如程

子如春之煦如玉之潤皆可以觀粹而也如詩云委蛇委蛇如山如河不震不騰不騫不崩皆可以觀盎背也四體之喻則取予皆當進退咸中矣

顧問分定曰人之性無一毫不足處亦無一毫有餘處何以有加損也此便是分定根於心者何曰根字借草木之根字說來蓋君子仁義禮智在心就是木之根在地生得自然牢固故其生色處處皆妙就如草木之生枝柯花葉一般皆自然發見出來

滋問孟子言文王善養老既舉五畝之宅以下又言所謂養老者以下何曰上雖舉文王之政似論其理下則行其事耳

騰遠問登東山之說如之何曰言孔子之道出乎天下人之上也學者但未能見之耳有遊其門者斯知之故曰聖人之道大也夫子其小天下者哉言天下自小耳是故高明配天萬物覆焉其諸山乎則夫立丘垤之間限城郭之內者皆將以聖道爲不可階而升矣博厚配地萬物載焉豈惟觀海乎則夫遊溝瀆之中涉沼沚之上者皆將以聖道爲不可葦而航矣瀾非水之源也奚觀乎曰源大者瀾必大源小者瀾必小故容光必照如日月之有明也旣言聖道之大又言其本者何曰大猶貫也本猶一也君子後達者何曰君子之學自近而遠由卑而高是故物未

不敢以言意誠意未誠不敢以言心正心未正不敢以言身脩身未脩不敢以言家齊是故興詩而後立禮立禮而後成樂志道而後摠德摠德而後依仁皆其序也

本恭問登東山章如何先生曰上二句自聖人所至而言下二句自人之觀聖人而言聖人之門就是孔子之門凡此皆以聖人之道大言流水成章只以大學之序言蓋能格物致知然後誠意正心脩身纔至於大處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不然望洋而已終可至乎

元吉問鷄鳴爲善只主敬者何曰言其心常存也若其餘目則或者察以克己或涵養以復禮或有所得以待旦或

有求而忘寐皆是也然孟子之意但為自雞鳴而起以後
皆在善事耳亦不可執一論也

章詔問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意以舜取諸人以為善故
稱之歟先生曰然孟子言舜處甚多如好問好察之類皆
是

光祖問曰近世義利不明光祖嘗用意體貽為力實難請
示切要先生曰此問甚好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極精舜
蹠之分正在於此推之家國之存亡天下之理亂罔不由
之如尚義者在位則所用皆義人所行皆義政天下無不
治矣尚利者在位求其弊可勝言哉然其初要在謹獨但

於一言之發一事之動一財之得就當審處不可有一毫
適己自便之心久之自然純熟可以造於無所為而為矣
昔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正見義不見利之大節學者
能其貧儉約不為利動自無往而非義或又問曰今有人
未純乎義欲矯強之又恐近名柰何曰矯強為義有何不
可但要內外如一苟其心未必義而外詐飾以為義人則
曰好名者也更當痛自懲艾

繼祖問既言執一又言廢百者何曰上言三子之學皆偏
下言三子之害皆大也道如此路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
東阡西陌皆可以歸家如執一路而往終身由之而失道

衆人從之而皆迷者也是故爲仁則至於忘親爲義則至於忘君爲中則至於廢中

鸞問人心亦皆有害者何曰心對口腹言也口腹之害即心之害也非又有一人也故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憂不及人也

弘學問惡知其非有者何曰其非有仁義也不自知耳蓋熟於假者也即莫覺其僞之說

藻問放太甲而民大悅者何曰放之而悅其不置我乎反之而悅其將澤我乎

桐

光祖曰伊尹放大甲於相使思其祖而改過也其心甚公

假

至霍光則直廢昌邑於一旦是因人言襲盛名人皆以爲前有伊尹後有霍光者何也先生曰霍光安能比伊尹哉迎昌邑已不似立太甲廢昌邑又不類放太甲伊尹之志有商天下皆知也霍光之心所知者楊敞因延年耳其後妻顯謀篡而子山禹橫逆乃光恬不介意將亦比其子如伊陟耶

數問漢薄昭文帝舅也殺漢使者文帝使群臣喪服往殺之程子以爲使太后不食而死則如何而况天子之父殺人臯陶執之哉曰孟子斯言示人臣以守法爲重天子以化親爲孝故唐廷有執法之臣而其君無殺人之父蓋瞽

賤底豫也故古者德爲聖人斯尊爲天子聖人之父雖頑如瞽瞍且化况其他乎温公乃疑其君臣相與爲僞誤矣谷問旣舉王子宫室以下又舉魯君以下不亦復乎曰上言移居之異因憶居仁者或又異也下指移居果同以見居仁者必不同也是故允恭克讓之竟則協乎温恭允塞之舜不聖無告之舜即符乎不侮鰥寡之文也

九臯問形色之異者何曰耳目手足之謂形視聽持行之謂色聰明恭重之謂踐形

蒙問雖加一日愈於己乎者何曰以此知古人亦不思於妾母之子無服於妾母也故今之妾母之子爲其母亦斬

衰杖三年

雨 汝鄰問五教曰其究皆爲二者耳故時雨答問私淑父無非成德而達材但時雨有不待答問者

因時雨王材曰聖人時雨之化恐不止是顏曾凡因善而長因失而救皆是時雨先生曰此是汝資質所到如今日之雨豈但禾苗種之美者得其益凡園中蔬菓之類皆沾被也聖人啓憤發慍反三隅而復皆是時雨

世英問旣曰大匠以下又曰君子以下者何曰上言法不可以自貶以徇人之不能也下言法未嘗自私以待人之能也學者不以能自奮而以不能自畫何哉

萬春問不可已及退速之病曰在勇與恒耳不恒何以治之曰吾末如之何矣

仲武問急先務者何曰即親與賢也故親賢之為務即當務之為急也故其下專言不知務親與賢二事乎曰仁知莫先於親親莫次於尊賢或曰先務因時而言亦通

本泰問親賢先務何分先生曰親賢就是先務言雖平而意則相資試觀唐虞之治其先務豈外於此觀下言此之謂不知務可見

如斗問彼善於此者何曰斷盡春秋之義矣故春秋於征伐之事必加貶責而其中或有不得已而被兵或有舉辭

與兵者是以褒之也穆修孫復謂春秋有是而無褒則過矣

盡信書孟子蓋欲人約之以禮也意以人之讀書皆是博之以文使不約之以禮則徒泥其文反不如無書之愈也洙問書不可以盡信曰豈惟書哉雖詩亦不可盡信廢有了遺周之餘民果如此乎故伊尹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夫子曰博文約禮

克問戰陳既皆大罪何以獨言焉用戰曰湯武為陳則有矣故詩曰陳于牧野書曰陳於商郊然則罪乎曰其為戰也非志於戰而求善為此也不得不陳

世寧問規矩與巧奚異乎曰巧亦不出乎規矩之中在人求之如何耳

勲問伯夷柳下惠何以能為百世之師曰豈惟百世雖千世之下聞其風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蓋其道雖未中然造於聖而志於誠自能動物耳

介問稽大不理於口孟子不責其反躬而以無傷言之者何曰示之以孔子文王之事所以做之者深矣稽能如孔子文王則不理於口無傷也稽不能如孔子文王則不理於口也宜矣

岑恭問稽大不理於口孟子不勉貉稽以反己乃曰無傷

何也先生曰學者如孔子文王這等的人則雖有誇毀容何傷是即反己也

印問發棠賑饑豈搏虎之惡而孟子以馮婦自喻者何曰所言於君而讒論皆在左右其言之行否真搏虎耳

雲霄問孟子既斥告子食色之性其曰性也有命焉者何曰不曰君子不謂性乎言常人則以此為性矣而君子不謂之性也命亦然

本泰問性命先生曰人通把這箇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當做箇性君子則以為有命不把此叫做箇性人通把後五者叫做箇命君子則以為有性不把此叫做箇命蓋前命字正與後性字同前之曰

性也後之曰命也都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九儀問既曰有諸已之謂信又曰克實者何曰信即實也擴充其實斯生意無窮矣故美

爵問孟子既言達不忍不為又言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者何曰上言用力之始下言功之成也無受爾汝之實以下者何曰此因克無穿窬之心而言然爾汝以行言也言飽以言言也何以獨申言無穿窬之心曰收心之學以仁為主是以上篇雖並言仁義而學問之道止言仁能仁則義在其中矣擴克之學以義為主是以此章雖並言仁義而穿窬之辟言止言義能義則仁在其中矣其實一理也

本泰問克無受爾汝之實如何先生曰此節說行下節克之也此等去處都盡去了乃是能滿其無穿窬之量此處最是人所難處故孟子曰這便是穿窬之類何必真為穿窬始是不義也應陽問猶狂鄉原矣別曰狂猶雖過不及然其心實鄉原雖以無過不及然其心偽真偽者入道賊德之所由分也故曰於中未中者孔子待之甚恕似德非德者孔子惡之甚嚴也及經之政即絕鄉原之法耳

問孟子何以言孔子時無見知曰此其自任之言見其心有也蓋曰道傳於古者皆已有聞知道傳於今者乃至無見知者乎可知其自任矣顏曾冉閔非見知者乎曰此具體而後孟子以為姑舍

是者也於文王不言顛括闕大周公獨言太公望散宜生湯不言仲
虺言伊尹萊朱堯舜不言稷契伯夷夔龍言禹皋陶者何曰禹皋
陶能兼稷契之事太公伊尹則湯文嘗以為師矣或曰萊朱即仲虺

藍田縣生員榮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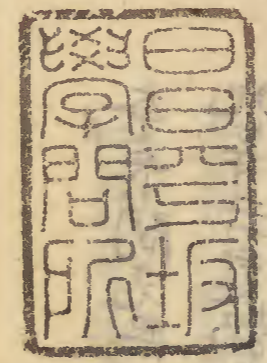
苟學

揚應奎

胡澤校正

韓科

張詔騰正



九月五日畢

細井謨鈴木洋根本亭同校

